

# 在一字一句中信守真诚

## ——读信真散文有感

刘荫庄

他出身农家,曾是一个兵,为共和国的军旗增色。卸甲之后,他回归爱恋的故乡,带领乡亲们致富,书写洼土农人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田耕岁月。

老兵信真不想当作家,但他的汗水润土,挥锄田耕,他的指尖也不得闲,书写了不是作家的笔耕。无数个朝霞映照,无数个晚照流金,信真的指尖滑过第200篇散文的末行,他的心血在数字屏幕上凝结成温暖的光。200篇文字如星子落满时代的夜空,照亮的不仅是读者的眼眸,更是一个写作者对世界深沉的情怀。此中真意,若以一字概之,唯有一个“情”字。

读信真的散文,读者势必会被那些跃动在细节里的温情牵动。他写母亲在厨房揉面的背影,面粉落在蓝布衫上像落了一场雪,揉进面团的不仅是麦香,还有时光的褶皱;写父亲在老树下磨剪子,铁锈与石磨的声响里,藏着一

代人对物用的珍惜。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,经他笔触点拨,便化作千万人心中的乡愁。在速食文化肆虐的时代,他偏偏要在钢筋丛林里种一畦菜园,让都市人透过屏幕,看见露珠在菜叶上打滚的晶莹。

信真写故乡的老井,井绳上的木纹里刻着全村人的掌纹;写巷口的老槐树,槐花落在青石板上的声音,是光阴最轻的叹息。这些带着体温的文字,让新媒体平台不再是冰冷的信息流,而是装满故事的陶罐。当年轻人在评论区留言“想起了外婆的针线筐”,当游子在海外深夜读至泪湿枕巾,我们便懂得:真正的好文字,是把个人的小情,酿成众人的共情,让每个灵魂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归处。

信真的笔端,从不止于小我之境。他踏访西北戈壁,看见驼铃声里的丝路文明在风沙中屹立,使用文字为敦煌壁画上的飞天拂去尘埃;他走进西南村寨,听见苗绣银针穿过时光的声响,便

用篇章为即将消失的手艺筑起精神的博物馆。在《茶马古道的月光》里,他写马帮汉子的酒歌震落星子,写背夫肩上的盐巴压弯岁月,让千年商道的沧桑,在手机屏幕上重新焕发生机。

信真写工业锈带的蝶变,老旧厂房里的齿轮如何长出新的年轮;写乡村振兴的图景,梯田里的无人机如何与耕牛的足印共绘新篇。当某些新媒体沉迷于流量噱头,他却选择做时代的记录者,用散文的形式为变迁中的故乡立传。那些关于非遗传承人的坚守,关于生态保护的执着,关于科技创新的热望,在他笔下不是枯燥的新闻素材,而是带着心跳的时代切片,让我们看见一个写作者对土地的深情,对故乡、对现代文明的敬畏。

信真的200篇散文,不是信手的偶得,而是两千多个日夜的坚持。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,信真偏要写即兴散文,书写信守的真诚,偏要在百字的微博、一分钟的视频之外,守护文字的绵长与

厚重。他的每篇文章都像精心打磨的玉器,开头如清风叩门,结尾似余音绕梁,中间的起承转合里,藏着对汉语的虔诚。当有人劝他“标题要更吸睛”,他说:“好文字不该是橱窗里的模特,而是瓜棚夜话中老友的絮语。”这份对写作的赤心,让他在流量浪潮中守住了不褪色的传统文人的风骨。

信真文章的评论区里,既有中学生用作文摘抄的金句,也有大学教授发来的学术探讨;既有快递小哥留言“像读家里的信”,也有海外侨胞说“解了乡愁”。这种跨越年龄、职业、地域的共鸣,印证了一个真理:当写作者带着至情至性而来,文字便有了穿透屏幕和时空的力量。200篇散文不是终点,而是新的起点,那些未写完的故事、未道尽的深情,正等着他继续用信仰的真情编织黄土地的光。

愿他的笔永远带着温度,愿这世间的情,在他的文字里,永远鲜活如朝露,永远绵长如江河。

# 一脉乡心念高公

郭强

久闻都江堰是华夏千古的水利奇观,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,润泽着天府之国的千万亩良田。正如余秋雨先生在《都江堰》一文中所说“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,没有成为西风残照下的废墟,没有成为考古学家们的难题,而是直到今天还一直执掌着亿万人的生计”。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,我们一行来到山水秀丽的岷江之畔都江堰,领略凝结先人智慧的伟大水利工程。

在进入大门后一条长长的堰公道上,两边分列着历朝为川西治水、修堰、护堰立下不朽功勋的十二尊先贤铜像。漫步其间,我惊喜地发现其中一尊铜像竟是我的同乡,燕赵大地的景县人——唐代名臣高俭(字士廉)。虽未了解其“千年之尊”,仅凭同乡之谊,便倍感亲切。

高士廉的铜像掩映在一株苍劲翠绿、浓郁如盖的银杏树下,古朴清幽。他身着唐朝官服,双手背于身后,长髯飘胸,神态端庄,高大威严,尽显一代名臣风范。铜像底座铭文“高俭,字士廉,渤海蓟县(今河北景县)人。唐贞观年间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,于都江堰故渠外疏决新渠,广溉农田,蜀中大获其利”。我伫立在铜像前细读他治水惠蜀的功绩,静听导游的讲述,在当地朋友所做的介绍中,得知其在蜀地任职时流传甚广的功绩和佳话。

高士廉是唐代贞观年间名臣,历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吏部尚书、尚书右仆射等职,位居宰相,亦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。《景县志》在人物记中记载“高士廉(俭)辅助唐太宗治理国家20年,在朝内外享有盛名”。在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4年间,他将主要精力放在改善民生与水利建设上,于都江堰故渠之外,疏决新渠,广溉农田,极大地扩充了灌区的覆盖面积,使蜀地百姓“民赖以富饶”。他不仅是皇室亲姻,出身旺族,朝堂上的智者,更是一位体恤民情、造福一方的“父母官”,当地关于筑堰改渠、“高公断水”的功绩世代传颂,因此百姓称其为高公,在民间口碑载道,令人景仰。

都江堰系战国时期李冰修建,福泽蜀地千百年。高士廉到任蜀地时,当年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,河道淤塞,堤堰破败,水旱灾害

连年不断。每逢雨季便江河泛滥,良田被淹,百姓流离失所。到任之初,他继承先贤治水遗志,即着手于兴修水利。他踏遍江河两岸,勘察地形,丈量水脉。面对河道狭窄,泥沙淤积,无法承受汛期洪水的冲击,他提出“疏堵结合,清淤通河”的治水方略。他新筑百丈堰,引岷江水,广溉农田,防洪抗旱。他带头捐出俸禄,动员组织百姓修筑石堰,调节水势,守护农田。面对当地属丘陵地势,高低不均,旱季缺水绝收的状况,在江河上游要害之处,以巨石垒基,黏土填缝,修建出坚固耐用的拦水堰坝,雨季拦蓄洪水,旱季保障农田用水,解决了旱涝交替的难题,后人称之为“高公堰”。

“高公堰”蓄水充足,可原有沟渠浅窄,水流无法灌溉到更远的田地。高士廉又重新规划沟渠线路,修建主渠连接堰坝,修建灌渠,从而大幅增加灌溉农田面积。面对工程浩大、山势险峻、山体滑坡等难题,历经数年艰苦卓绝攻坚克难,建成了这条蜿蜒数十里的主水渠。万亩良田得以灌溉,百姓将这条渠称为“高公渠”。

除了兴修水利、惠及民生,当地还广为流传着高士廉禁绝豪强霸水,治理百姓争水纠纷“高公断水”的典故。他到任后,地方上的土豪恶霸,私筑土坝土堰,截断江水,霸占渠口,高价卖水。民间水争不断,百姓怨声载道,当时有民谣“旱时水如油,富户锁龙头;涝时水横注,淹尽穷人丘”。他微服私访,摸清情况后,用雷霆手段铁腕治水。砸毁豪强私筑的石坝土堰,重拳整治霸水乱象。同时制定水令,以制度形式明确分水规矩。并把这些制度条文刻在石碑上,立在渠口岸边,公开告示,共同遵守。人们称之为“刻碑立规”,凡有民间争水诉讼,他亲自升堂断案,不避权贵,不徇私情,一律按渠规裁决,实现了“水归公管,利归万民”。当地流传着“高公来,扫恶狼,私堰尽毁水归江;分水令,刻石旁,家家有田不慌慌”的佳话。

在都江堰岷江之畔,我尽情地徜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,一脉清流依旧奔流不息,清澈流淌。两岸林木葱茏,青翠盎然。这位筑堰治水、兴渠惠民、除霸安民的燕赵先贤高公士廉,必将与古堰同在,被后人永远铭记!



## 桃花掩映清风楼

孔大龙 摄

(作者单位:沧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)

## 赵县梨花颂

张胜波

在华北平畴的温柔怀抱,四月,轻启了赵县的诗笺。十万顷梨园,似雪浪翻涌,一夜之间,将大地铺满梦幻。

那洁白的花朵,如繁星点点,缀满枝头,在微风中轻颤,每一片花瓣,都藏着春的私语;每一缕芬芳,都诉说着岁月的安然。

漫步于梨园小径,脚下的落花,似柔软的地毯,古老的梨树,伸展着苍劲的枝干,似在诉说,千年的故事与悲欢。

有的枝干,古朴如沧桑的长者,皱纹里刻满时光的流转;有的身姿,婀娜似灵动的少女,在春风中,舞着轻盈的

翩跹。

阳光洒下,给梨花镀上金边。那光芒,照亮了整个春天。蜜蜂穿梭,在花丛之间采集甜蜜,悄悄地酝酿着希望。

蝴蝶翩翩,与梨花共舞,缠绵似一对恋人,沉醉在爱的花间。清风拂过,花瓣如雪般飘散,宛如一场,浪漫的花雨盛宴。

赵县的梨花啊!你是自然的精灵,用纯洁净化着尘世的喧嚣;你是春天的使者,带着温暖与美好,让每一颗心,都沉醉在你的怀抱。

我愿化作一只小鸟,栖息在你的枝头,日夜相伴,用我的歌声,为你唱响赞歌,让你的美丽,永远在世间流传!